



國立臺灣工藝研究所歷經九十三、九十五及九十六年度三屆的「臺灣工藝之家」，已遴選出共一百一十七位在各工藝領域成就卓著的臺灣工藝家。繼第 27 至 32 期「九十五年度臺灣工藝之家」的介紹後，《臺灣工藝》自第 33 至 38 期將接續介紹四十二位「九十六年度臺灣工藝之家」在各領域的卓越表現。

採訪·撰文／林玉 Lin Yu



呈現火土交融之象的陶藝家陳光國

Chen Guang-guo
陳光國

陶藝·臺中市西屯區

樂活（LOHAS）概念風席捲全世界！許多人在退休後，深藏在生命中的記憶或夢想逐一被喚醒，有人為圓農夫夢，到鄉間農耕，過著自給自足的有機生活；中興大學化學系的退休教授陳光國，年輕時以左腦謀生，退休後卻以右腦啟動美感神經，用陶藝治身心靈，泥土、火溫，豐盈了生命的厚度與色彩。

早在念臺中一中時，陳光國就對工藝有極大興趣，不時自己動手做家具，男生要念理科才有出路，教育冠上的緊箍咒迄今未鬆綁，陳光國學化學，一路順遂踏上大學教授之途。同是念理科的太太楊喜美，執教鞭運用的是左腦，平日卻對古董、陶藝頗有偏愛，看展覽成為休閒生活之一，所以夫妻倆老早就規畫退休生活要「樂陶陶」。為何選陶藝而非其他工藝呢？陳光國很直接地回答：「作陶馬上就可以見到成品，比較有成就感。」

1995年，滿55歲的陳光國退休後，立即趕上陶藝名家蔡榮祐授徒的最後一班車，用八個月的陶藝養成奠下基礎。「在蔡老師那邊學的是技法和觀念，他希望每個學生都要有自己的風貌，不要侷限在模仿。」陳光國說。因為有教職退休金，生活無虞，他們以「玩」和作自己「喜歡」的作品為出發，愜意、無束縛地「玩」，不拘泥傳統和釉色的侷限，將人的心境、意念、風格、

力道，以及生命力投注在作品中，以業餘的心情，全職的投入，反而「玩」出成績，屢屢獲獎、成為專業陶藝家。

「學了才知陶藝是一門深奧的學問，」陳光國認為，陶藝與其他藝術最大的不同處是，從配土、成型、素燒、上釉、進窯燒等，從事者必須一一掌握，因此，夫妻倆從書本下功夫，遠到水里蛇窯、臺東、汐止等柴窯廠燒陶，赴美國洛杉磯、夏威夷大學等地參加研習；從雕塑、繪畫到自然景觀，吸收不同的知識，研究釉藥、燒製技巧等，發現了製作日本古陶瓷藝術的志野釉，融合釉藥厚薄、窯火溫度、氧化、還原等技法，獨創出自我的陶藝風貌。

陳光國不為作品下名稱，在展出畫冊上僅以短文表達作品意涵。作品一由柴燒而成，其先在坯體上置放扇貝，上釉入窯燒時將坯體倒著放，貝殼經高溫與陶土融為一體，柴灰隨著火焰在窯內恣意亂竄，在氧化、還原狀態下，土與釉、灰與貝交會、碰撞出瑰麗卻樸拙之相，扇貝與釉藥更融合出彷彿夏荷搖曳之姿。

作品二具有如火般舞動的黃、黑、灰、紫等多層次顏色。這是未上釉倒著放的柴窯燒，陶土的礦物質與灰燼裡的元素，展呈出無常的變數，使陳光國直呼，每一個窯燒出的結果都不一樣，感覺好像在玩賓果！

灰燼也是釉藥，當溫高1200度時，細灰化為液體與陶土裡的礦物產生化學反應，一切掌握在火的手上，加上機緣巧合的碰觸，一切靜觀其變。作品三即是於無心插柳下完成，陳光國樂在玩出不同風貌的過程。作品四與作品一有異曲同工之妙，同以貝殼與陶土相襯，卻意外從壺頸延伸而下一圈綠色呈V型之線條，彷彿一條垂掛的項鍊。

火的流動是柴燒留下的印記，土進入火的世界時，土不知火將其淬煉出何種面貌，火也順著自然的伸展、燃燒，不刻意事前的摹繪、造作，陳光國知道，每一個土與火的結合都會有自己的風貌。他的茶壺常有多彩的壺身，流動著火的餘跡，提樑處特雕以中國古典紋飾，益添古雅氛圍。

陳光國亦以電窯燒製作品。在這類作品中，茶壺延



1



3

• 陳光國：407臺中市智惠街79巷5號

- 1-作品一中，土與釉、灰與貝交會，碰撞出瑰麗卻樸拙之相。
- 2-作品二中多層次的顏色，如火般在舞動！
- 3-無心插柳下完成、別有樸趣的作品三。
- 4-作品四從壺頸延伸而下的V型綠條，彷彿一條垂掛的頂鍊。



2



4

續了他的作品一貫的飽滿壺型，為了增加視覺的變化，他經常在提樑處，取中國建築的「飛簷」等古典紋樣做為造型，再塗上厚重的志野釉，某些釉隨著高溫崩裂，露出陶土原色，不規則的龜裂呈顯紅、灰、淺綠，錯落有致，古樸而有韻致。在一些具有如胭脂般秀麗典雅之色的壺中，由於志野釉在燒製過程會呈現如蟲蛀之特色，因而使得作品呈現秀麗與粗獷的大反差，對陳光

國而言，這樣的組合卻意涵兼容並蓄的包容，展現生命的謙遜與豐富。

陳光國的作品經常透過柴燒在陶土與釉藥上的作用，為作品注入隨意、自然的成分，它們或許形成近似蜂巢般的自然紋路，或許堆疊出深淺不一的紅、黃、綠、黑等顏色，加上了工藝家的巧手雕繪，便是陳光國融合人與自然的作品妙處所在。





振興傳統蛇窯陶業的陶藝家林國隆

Lin Guo-long
林國隆

陶藝・南投縣水里鄉

「蛇窯」所在地的頂坎村，早年因所望之處皆為窯廠，當地人舊稱「硿窯」，但隨著屋舍建築改變，大窯廠逐漸消失，生產水缸的小窯廠也已所剩無幾，林國隆家的窯廠是其中之一。老舊的小窯廠在身為第三代傳人的林國隆改頭換貌下，保留了臺灣最古老、最具傳統代表性的柴燒歷史遺跡，成功打響了「蛇窯」名號，也為水里山城點亮了文化之燈，為青色山脈帶來人潮。

「蛇窯」主人林國隆，從祖父輩即開始從事製陶，父親林江松早年在南投「牛運堀」（南投陶之發源地）承襲家業製陶，後來因看上接近中央山脈的水里為木材集散地，燃料豐富且陶土質佳，非常適合製陶，1927年舉家遷徙至此，砌築蛇窯生產陶器迄今。

蛇窯燒窯技術源自大陸福州，水里蛇窯是臺灣現存最古老、最具傳統鄉土文化的柴燒窯，窯身順著山坡地形以土磚砌成，迴轉如蛇，長達百餘臺尺，其以木柴做為燃料，當柴灰落在坯體上，產生出豐富的色彩變化及樸拙的質感，實為現代窯所無法取代的。

林國隆因家業關係，自小即幫忙燒陶工作。國中畢業時，自付功課並不出色，因此參與高中聯考時即以「冷門科」為設定，考上鹿港高中「輪機科」，「唉！我才上一天課就後悔了，因為我無法想像一個獨子能在海上討生活！」早熟的林國隆除了考慮自己的未來，也想到父親的產業，只因父親曾對他說：「雖然窯業是夕陽產業，但是這是祖先傳下來的技術，咱們有責任保護。」這席話讓林國隆興起了承襲家業之念。

當年，與陶瓷相關的學校僅有文化大學、國立藝專（臺藝大前身）和聯合工專，林國隆毅然從航海轉唸聯合工專陶瓷玻璃工程科，在這裡他遇到了恩師陳煥堂。他跟老師學課堂上的知識，但擔心唸完五年，家裡的窯

廠可能早已垮了，所以第二個星期，他就對老師直言：「我來唸陶瓷工業是因為家裡的工廠快倒了！」陳煥堂老師很相挺地到窯廠，為其診斷並下改進之方帖，讓蛇窯延緩關閉的時間。

退伍前，陳煥堂老師給林國隆一封信，要他到中壢某陶瓷公司實習。面試時，他坦誠對老闆說只想在那裡工作一年。「如果你可以給說服我的理由，我就答應！」老闆回答。「家裡的窯廠快倒了，我來這裡是想要回去振興家業，我可以不支薪加班，請多給我研究工作……」他如願以償待下來了，日以繼夜地工作學習。但當林國隆進入技術核心時，發現這家公司的製程是有問題的，進窯燒出的成品經常裂損，一番查究後才知道是冷卻過程出了問題，經修繕後，量率提升了97%，自己設計的第一個作品也為公司獲得一千萬元的訂單。

1982年，林國隆回鄉接手家業，他從歷史面上溯中國陶瓷文化，再探究臺灣蛇窯的初始與變革，他認為只要創新，「陶」也是藝術，只要具有歷史即具文化價值。因此，他將「陶」從生活器具延伸至藝術，將傳統技術化做文化教育、休閒娛樂的文化園區；另一方面，他也積極從事創作參與各種美展，讓蛇窯與創作相互輝映。

林國隆的陶作常有鑠古鑄今之美。〈昇華〉係以環保入題，本該是圓形的地球，因為遭破壞凹陷如倒C，弧型兩端露出嶙峋與凹凸的肌理，顯示地球遭受的傷痕，中央冉冉上升的植物意表大環境的修護與重生。該件作品目前被阿根廷建築博物館典藏。

〈太極〉以圓渾表達沉穩，看似緩和的太極招式，實則力道十足。〈宇宙陶盤〉則以泥板塑出銀河的星球軌道，意表宇宙的浩瀚，亦從宇宙觀論處事的心胸與遠見，他認為，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，人生歷練讓視野寬闊，這股力量就是創作的源頭。

1999年，九二一大地震讓南投縣受傷慘重，過去鬱鬱蔥蔥的草屯九九峰，因地震面目全非；隨後，在工藝家曾明男的號召下，南投縣的藝術家齊訪九九峰，希望藉以再造峰頭的人潮。在〈九九峰情〉中，林國隆即描繪人們群集山頭的景況，他特以金色銜接黑色，代表九九峰的未來將如黃金般閃爍奪目。

在水里蛇窯文化園區的入口處，矗立著高逾6.68公尺的〈千禧雙口瓶〉，是林國隆特別邀請兩位國寶級老師傅林木倉與蔣逢榮所作，他以兩位「國寶」以傳統手擠坯完成的這件曠世「巨作」，挑戰世界金氏紀錄，獲得了全世界最高的陶製品殊榮。林國隆說，此舉是為了喚醒世人對陶藝的重視，而這也是他的創作和經營的一貫核心。





• 林國隆：553 南投縣水里鄉頂崁村
頂崁巷41號

- 1-〈昇華〉以環保入題，提醒人類保護地球資源。
- 2-〈九九峰情〉有希望土地能如黃金般閃爍奪目的寄意
- 3-〈宇宙陶盤〉將星球軌道刻於盤上，頗有觀天象、知人事之意。
- 4-〈太極〉以圓渾和厚實色澤，呈現太極的沉穩。



將岩石肌理刻畫入微的陶藝家邱建清

邱建清
Qiu Jian-qing

陶藝·新竹縣峨眉鄉

宜蘭位於美麗的東北角海岸，海邊是當地小孩童年嬉戲的場所，也成為大海之子邱建清的創作養分，將宜蘭的好山好水，化作一件件陶藝作品。

自幼對美術頗感興趣的邱建興，國中的工藝課，就讓他的天分展露無遺。高中雖念甲組，但他不喜歡升學主義的束縛，所以最後選擇進入師範大學工藝系就讀，在臺灣陶藝大師吳讓農的啟蒙與影響下，他循著老師的腳步，親炙泥與火的瞬息萬變。

畢業後，邱建清先後進入國中及高中當科任教師，但課餘時間仍致力於創作，他一度熱中發明，也從事木雕創作，直到婚後才全心投入陶藝創作。陶藝大師吳讓農曾說：每個人的生活背景不同，對美的感受就不會相同，也因此藝術應該出自藝術家內心深處的感情，藉由雙手形之於媒材。出生在山好水、大海環伺的宜蘭，邱建清心裡最深的感情自是鄉土情懷，他以宜蘭海邊的海蝕地形——海蝕柱、海蝕平臺等做為創作題材，這也成了他創作的鮮明風格。除獲邀展出外，其作品亦多次獲得全國陶藝大獎「金鶯獎」，其中「佳洛水」系列作品更讓他揚名國際，受邀至法國、義大利、阿根廷展出、演講與示範教學。

1970年代，苗栗銅鑼山區有個日本人與製陶業者吳開興、賴冀才合製一登窯，名為漢寶窯，邱建清前往參觀，看到柴燒的落灰層次變化之美，也暗自許下蓋一座屬於自己的柴燒窯的心願。由於窯的形式攸關火的路徑，直接影響著落灰與火痕和陶土的碰觸，邱建清特別敦請一位日據時代的製窯老師傅完成他的夢想，蓋出一座四方窯，「臺灣現在的柴燒多數都是穴窯，四方窯較少，這種窯升溫快，熱效好，失敗率相對較低……」，邱建清解釋兩者之不同。臺灣柴燒風氣也在那時急速發

酵，迄今全省已有一百餘座。

由於到日本旅遊時，常能見到諸多私人的美術館或博物館，又經常到臺北看展覽，「走累了就進去咖啡廳喝杯咖啡，歇一會兒再走」，邱建清心裡也渴望有一座能夠展示作品的空間，因此他還任教職時，心裡就懷著退休時開一家咖啡廳當作展示空間的想法，如此一來，來參觀作品的人也能有歇腳的地方。這個願望後來真的在退休後實現，他將自己的「峨眉柴窯」改裝成「小雨滴咖啡陶館」，供遊客品味咖啡之餘，一併享受藝術饗宴。當時這間「夢想咖啡廳」有邱建清的陶藝和妻子的油畫，加上念音樂系的兒子現場演奏二胡，「三合一」的藝術空間，營造出靈氣、藝術、品味的桃花源，成為遊客造訪當地的必選地景。然而，理想與現實畢竟仍有落差！邱建清發現，鎮日為忙著煮咖啡、端咖啡、服務顧客，反而讓他無暇創作及為訪客導覽陶藝作品，最後只得忍痛歇業。不過自此之後，他也得以將心力全數放在創作上。

潮汐、海流與岩石的朝夕碰觸，造就了千奇百怪的石雕奇景，從小就喜歡海邊美麗的岩石和小石頭的邱建清，就以墾丁佳洛水的海蝕奇岩，創作出一系列的「佳洛水」作品。其中，陶盤作品尤其清楚描繪了海蝕地形的樣貌，邱建清以刀戳出風蝕岩石凹凸奇形的肌理，使坯體呈現如海砂般的色澤，令人彷彿親臨海邊實境。

有些柴燒因落灰厚重而呈現粗獷之貌，但邱建清的作品卻在古樸中顯出秀氣，「佳洛水」系列的另一件作品即採用細緻、微露金屬光的胎體，淡雅高貴，搭上半月形的「草帽」，猶如一戴著時髦帽子的窈窕佳麗，其風姿綽約，怡然可人，卻又帶有猶抱琵琶半遮面的含蓄之美。在同系列的又一件作品中，邱建清則泥塑了沙漠風光，其一望無垠的黃沙和風浪吹出新月丘、橫沙丘等地貌，形成寧靜、多變、瑰麗的肌理。

〈佳洛水系列——萌〉從竹筍的出土獲得靈感，這個新生的意象，使他聯想到海蝕地形的再生；而高聳的海蝕柱狀似陽具，亦有孕育新生命之象徵。這件作品由下而上，漸次受鐵與火交合暈染出暗紅、灰、黃等顏色，層次分明巧妙，尤其該作高達150公分，堪屬難得之作。

自稱石痴的邱建清也酷愛山岩之肌理，繼「佳洛水」系列後，他又陸續創作了「山崖」、「山岩」等與山石有關的系列作品。在這裡，他有時將頁岩崩裂之層片面做出稜角，亦使顏色彷彿真實之岩石；有時將經水沖刷之山岩，形成如流水狀之肌理，此上之岩面呈現的金黃色恰如經水長年浸澤之青苔或地衣。其妙趣橫生，充分展現了火與土之間的美麗邂逅！





1



2



3



4

• 邱建清：315新竹縣峨眉鄉富興村糠寮坑9-2號

- 1- 這件「佳洛水」系列作品刻畫出平靜如山的沙丘，落灰勻布留下火的行徑。
- 2- 「佳洛水」系列中的手握陶盤，以刀戳出風蝕岩石凹凸奇形的肌理。
- 3- 「山岩」系列中經水沖刷的岩石，仿若直瀑而下的流水。
- 4- 〈佳洛水系列——萌〉從竹筍的出土獲得靈感。



將設計概念注入陶瓷的陶藝家張正成

Zhang Zheng-cheng
張正成

陶藝・臺北縣八里鄉

創意產生當下，快感與成就感襲上心頭，一旦創意成形，他即視為敝屣，毫不眷戀，繼續追求被靈感「觸擊」的激盪，這是典型的藝術家性格表現。在廣告界名噪一時的張正成正具有這樣的性格，但才情與個性讓他轉進陶土世界，點亮藝術生命的第二春。

創作來自生活體驗。出生在南投竹山的張正成，家中務農，小學即須上山挖筍，下田挖蕃薯，以大灶生柴火煮飯。念初中時，五、六點就到田裡採胡瓜，載到竹山市區販賣；暑假時看顧稻田防鳥啄食，偷閒到河邊抓蝦、撈魚、釣青蛙。生長在農村裡，大家生活差不多，他也不以為苦。自小生活在大自然中，反而成了他創作的靈感泉源。

「整天都在畫畫，可以當飯吃呀？」對多數農村的父母而言，三餐是最實際的生活，藝術和文學都是天方夜譚。不過孩子心中自有一片天，儘管父母不贊同，張正成仍打定主意走上藝術之途。「高中時，一群同學開始私下拜師學繪畫，立志要考美術系。」出生在鄉間的少年，卻早慧得擁有自知之明，似乎冥冥中注定該吃藝術這口飯。

第一年沒考上大學，補習一年後，張正成第二年如願上了文化學院藝術系（文化大學前身）。大二選組時，他考慮到未來的前途，毫不猶豫地選了設計組，「現在靠藝術吃飯都不容易了，更何況四十年前？當畫家會很辛苦呀！」於是，那個自山城來到都市，因不曾打過公用電話而不知所措，看到女孩會臉紅的鄉下孩子，就此與一群同好鎮日揹著畫袋，穿梭在陽明山寫生作畫，過著無拘無束的日子。

因插畫功力佳，退伍後，張正成即被當時臺灣最大的廣告公司——聯廣網羅，一年後又轉進日商國華廣告

擔任藝術指導，成為該公司比稿勝出的高手，曾獲得第一屆中國時報廣告設計獎首獎、國家設計月優良平面設計獎、國家平面設計首獎，並編入華人設計百傑。兩年後，他自立門戶，成立「黃金印象」廣告公司，在接設計案外，亦從事企業CIS設計，亞太會館、康師傅等大公司之logo即出自他手，其間他也擔任臺灣郵政公司的郵票特約設計師，這一做就是三十年。

電腦崛起之後，雖然他也跟著時潮使用MAC為設計工具，不過以前較量的是筆下的真功夫，電腦出現後，許多人運用電腦技法，打亂了整個市場的價格標準。企業老闆僅以價格為考量，資深設計師與年輕設計師的價差相去不遠，不被尊重的感覺讓張正成不願屈從，於是決定退出廣告市場。

50歲，他鑽進陶藝世界，從零開始。「釉藥是陶藝最大的學問，這個部分老師未必會相授，得靠自己摸索。」其間，他又拜了專擅釉藥的楊作中老師學習，透過學習與摸索，他身陷陶藝莫測高深的美感挑戰裡。為了設窯與工作室，他從天母遷至八里。

美術科班出身加上設計工作的歷練，給予了張正成的作品成熟的设计感。多年的釉藥研究，也讓他摸出門道，作品呈現豐富、鮮麗的色彩，學藝兩年即開展並獲掌聲，因其設計具強烈之裝置性風格，也成為室內設計公司青睞的對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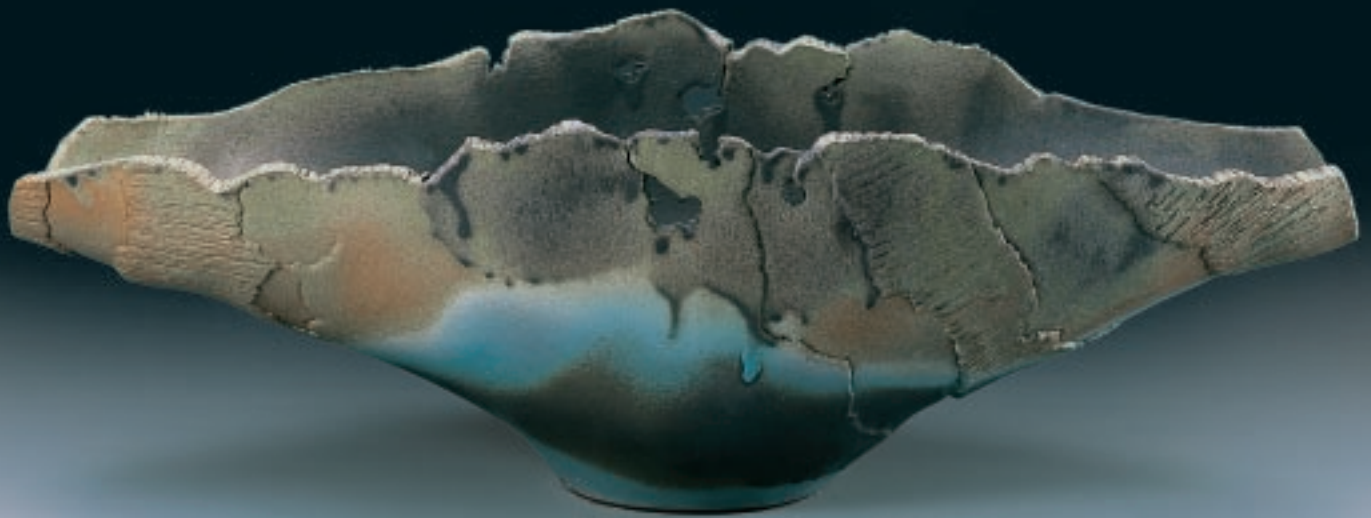
張正成的創作常有即興的天外靈感。〈史前印象〉以洞穴文明為設計主軸，弧形的三角形造型下，外圍用自創的多重釉藥與窯燒技法，呈現出如蟲蛀的肌理，營造出悠遠、古樸的視覺效果。內圍的三角形則以黑色為基底，以幾何圖形構圖，再以氧化鐵、汰、銅等燒製出深藍、橘、咖啡、土耳其藍等對比顏色，裝置味道濃烈。

彷彿山丘的綿延起伏，水墨畫般的氤氳圍繞四周，清雅的颜色層層開展，張正成在無意中賦予了〈灰粉青〉中國水墨的意境。〈流水花器〉則以「滴水穿石」的概念著手，無論色調與肌理在在如石。此作品除了觀賞外，尚可當花器使用，將其通電、注入水後，即可聽到涓涓細流。

〈流泉一雙層〉與〈流水花器〉有異曲同工之妙，在觀賞價值之外，亦具有「石」來運轉、遇「水」則發的吉意，張正成將裝置藝術與風水併具，在方正的造型中再現一圓形蓄水槽，使其呼應「天圓地方」之說。為了達至作品的樸拙之韻，他用了三種釉藥，才呈現出滿意的石色。

從廣告轉戰陶藝，張正成源源不絕的創意，正是其優游設計與工藝的利器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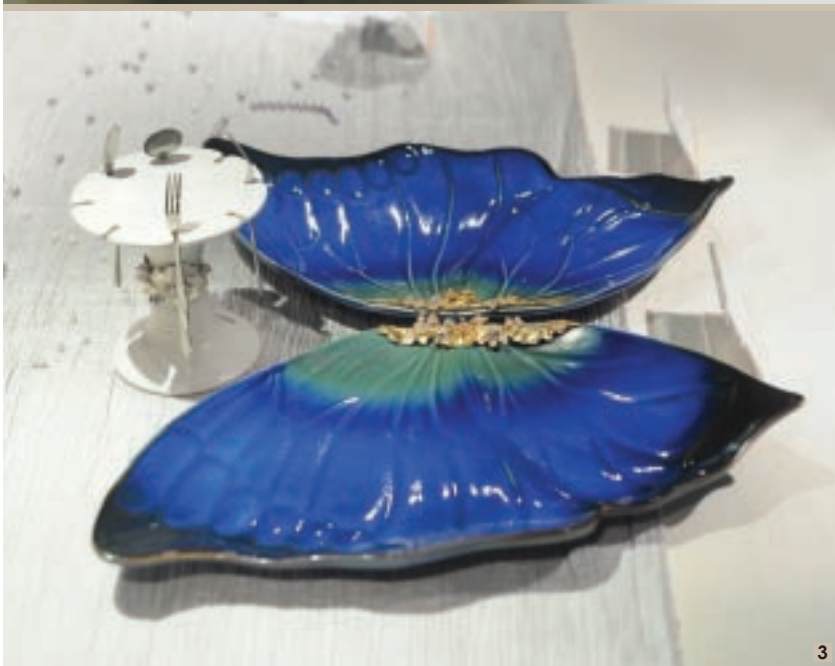
1



2



4



3



5

• 張正成：249 臺北縣八里鄉民有街81號

- 1-《灰粉青》的氤氳色彩，頗富中國水墨畫的意境。
- 2-《流泉一雙層》取石水的民俗吉意，衍生出裝置與風水併具的生活藝品。
- 3-《藍蝶組》中海藍似海、蔥鬱如山的色彩，帶出臺灣地理之美。
- 4-《史前印象》以洞穴文明為主題，營造悠遠、古樸的視覺效果。
- 5-《流水花器》的色調與肌理皆如石，注水通電後即可聽見水流石間。



從陶瓷尋得新生的陶藝家許宗換

Xu Zong-huan
許宗換

陶藝·彰化縣大城鄉

二十歲，正是人生充滿青春活力的時候，但一場意外卻讓許宗換失去了健康，終身以輪椅代步；他從繪畫找到生命出口，不意又轉進陶藝，人生的兩個「意外」，造就了許宗換的陶藝生涯。

從黑手到藝術創作者，許宗換的人生如同一個S型大彎。二十歲那一年，他一如往常仰躺在汽車下尋找故障點，未料千斤頂意外掉落，整台車子頓時重壓在許宗換身上，當時不知道已經傷到脊髓神經，本能想要爬出時卻使不上力。「醫生告訴我脊椎骨斷了要開刀，我和家人都很單純地想，開完刀就會好，怎知道開完刀還是不能走路！」

從健壯的身體到癱瘓，世界彷彿瞬間毀滅。「最初的兩年，我好像回到嬰兒時期，重新學習日常生活動作……。」看到自己兒子受苦，許宗換的母親心如刀割，經常暗地落淚，從醫師口中得知母親的悲痛後，孝順的許宗換試圖轉換心情，他問自己：「我能做什麼？」在那一刻，昔日繪畫的情景浮現，從那天起，他開始寄情繪畫，希望藉以忘卻身心之痛。

彰化慈愛教養院是許宗換人生的轉捩點。「我本來以為這裡有教繪畫，沒想到教的是陶藝，母親也擔心我的行動無法生活自理，差一點要接回家。」儘管與希望有所落差，但許宗換仍堅持在這裡習陶，一年後，他以第一名結業。由於成績優秀，院方聘請他留下做助教，許宗換白日做陶，晚上自行推著輪椅，爬坡推行近一個小時到文化中心學水墨畫。學畫第二年，許宗換靈光乍現地想，何不以陶養畫呢？從此，他將繪畫與陶藝結合起來，開創別出新裁的作品風格。

1993年，許宗換在彰化大城老家成立「陶園工作坊」，「捏土坯怎麼可能賣錢呢？」鄰居不以為然，議

論紛紛，但家人力挺下，工作坊不但規劃出無障礙空間，母親更留下來照顧他的起居。

手拉坯需要靠腰力，考慮到體力負荷，許宗換選擇門檻較低的茶壺創作，透過自我摸索增進技術功力。初期皆以十二生肖為創作主題，壺嘴、壺蓋做成鼠、牛、豬等樣貌，一改功能導向的壺型，許多人因而興起收藏興趣。

為了挑戰更高技藝，許宗換2000年拜師學手捏壺，主要是因為手拉坯無法突破形制，反觀手捏陶則可以加入更多創意與造型變化。他以生活、環境為創作元素，加入繪畫技巧，使作品在功能使用外，更具藝術價值，出奇、精巧的創作讓許宗換獲得多項陶藝競賽殊榮，殘而不廢的精神，也成為身心障礙者的楷模，才氣與努力更打動了新聞系畢業的吳靜綺，讓他「迎」得美人歸。

陶土做出枯木的肌理，令人驚豔！〈等待〉係由一整塊陶土捏塑而成，難度之高不言而喻。無論是壺把處的腐蛀或壺嘴下方的窟窿，許宗換刻畫出了經歲月風霜的枯木的滄桑感，壺蓋上一隻張頭仰望的青蛙，佇立在朽木之上，此時「生」與「朽」成了對比。凝視的青蛙究竟在「等待」一頓飽餐？抑或正在求偶呢？創作者不言明，給予觀者無限想像空間。

將思想、記憶、景物做結合，〈臺灣心·蕃薯情〉從許宗換的記憶出發，以蕃薯不怕落土爛，只求枝葉代代傳的生命力，結合臺灣如蕃薯的地形，表徵這塊土地有著與蕃薯一般的生命力。杯子、壺蓋、壺鈕均塑以臺灣地形；壺身以地瓜葉飾之，並立體塑出瓢蟲呈現活潑的生態，打破功能導向的茶壺形制，使其變身為可用可觀的雕塑品。

彰化大城盛產花生，許宗換在〈來自心靈的躍動〉中，以熟悉的鄉土取材，將花生融入創作主題。此作取用了木頭本身的外觀與肌理，創作出實用的奇木造型茶壺。具躍動感的松鼠，穿梭於枯木中，撿拾彷彿實物的落花生。美食當前，心中各有盤算，整套壺組傳達出動、靜之間的禪意。

許宗換的陶壺作品常採用兩種不同顏色的陶土，窯燒後幻化出獨一無二的色彩紋路，故有「不二壺」之稱。在「十二生肖」系列的〈牧童伴牛〉中，他以手捏塑的牛頭從壺嘴延展至壺身，壺蓋上的牧童是幼時的許宗換，昂首向前的牛，回眸轉身的牧童，構圖與神韻都絕妙！

沒受傷也許現在是一家汽車修護廠的老闆，受傷後卻意外成為藝術創作者，命運總有巧心的安排。許宗換呼籲經歷生命重創者，一定要給自己走出去的機會，因為以正向的心去面對，必能為生命找到新出口。





1



2



3

• 許宗換：527 彰化縣大城鄉豐美村
輝耀路1號

- 1-〈牧童伴牛〉中做為壺蓋的牧童，恰似在牛背上遠眺。
- 2-〈等待〉以手捏塑一體成型，精巧表現枯木歷經歲月風霜的肌理。
- 3-〈來自心靈的躍動〉中，枯木、花生與松鼠呼應出動、靜之間的禪意。
- 4-〈臺灣心·蕃薯情〉以「蕃薯不怕落土爛，只求枝葉代代傳」，表徵臺灣的生命力。



4



將柴燒之美淋漓發揮的陶藝家陳威恩

Chen Wei-en
陳威恩

陶藝·新竹縣新豐鄉

在文明曙光初露的遠古，土與火共時並生，始於食，漸而住，逐步成為一種生活文化。陶藝歷經千百年的試煉，不管就生活實用的價值，抑或人文藝術之表現，土與火的長年恆燒，已形成了其獨特而繁複的歷史。陳威恩自從發現柴燒之美後，從好奇到感動，從感動到研究，從此與「柴燒」衣帶相繫！

美工科畢業的陳威恩，早年在雕塑工廠從事工藝品的製作，因工廠裡的化學物品引發過敏而改行作陶藝。1984年他啟蒙於吳燧火，兩年後再到鶯歌向陶藝家翁國禎習陶，又兩年後，他自立門戶，成立了「圭窯陶藝工作室」，以製作生活陶為主，使用一般用電窯，上釉燒出市場需求最大的茶具。

1992年，陳威恩參加臺灣省陶藝協會主辦的柴燒活動，打開了他通往柴燒陶藝之路，對於柴燒不上釉卻能燒出溫潤、深沉、凝斂之美，他深受吸引；隨著活動的進行，他看到土與火的結合、幻化，感動莫名。某日，他在書店看到一本介紹日本「備前燒」的書，閱讀後更了解柴燒之歷史與其中之技術，由此升起了一探究竟的雄心！

1996年，陳威恩赴日本參觀岡山的「備前燒」，這種燒陶技術從中國傳至日本，卻在日本發揚光大，傳承一千餘年。「備前燒」堅持使用登窯燒陶，以赤松木當燃料，創造出了古樸卻千變化萬之美。「柴燒的顏色不輸上釉的陶器，器型也很吸引我，那種樸拙之美很耐看。」在深入了解「備前燒」之後，陳威恩的陶藝作品風格丕變，捨棄釉藥改事柴燒。在研製過程中，他甚至在2003年，將自己對柴燒之美、效果說明、窯爐的設計、窯爐材料介紹及如何築窯、如何裝窯、窯具的準備與運用、燒窯技法、出窯、作品的清理等燒製工法的研

究心得，整理成書出版。

火、土、人是柴燒的三大要素。根據陳威恩的經驗，單純的陶土與火的結合，加上落灰中的金屬氧化物，受到氧化還原兩種作用所影響之融合，可以迸發出17種顏色效果，主要來自木柴及土中蘊藏各種不同的礦物質，如鐵、鋅、鈦等的反應。「同一種木材，生長在不同的地理環境，土壤裡有不同的礦物元素，燒出來的效果就都不一樣，這就是柴燒迷人的地方」，陳威恩笑著說。長年鑽研下來，現在他已可以透過經驗，以氧化還原與溫度之控制，燒出構想中的作品了。

柴燒需要日以繼夜地看顧柴火，因此陳威恩和學生輪班鎮日看守，是常有的事。三更半夜，在空曠偏遠之地，所有人皆已入睡，他仍須守候在火窯邊；夏日炎炎，窯溫高達上千度的熱氣，更是讓他汗水涔涔。在夜深人靜之際，他難免也會升起「真的非得如此？」的問號，但是看到自己的作品出窯時，陳威恩形容，那就像孕婦懷胎十月，產子後的喜悅心情——一切的辛苦都是值得的！

隨著近年節能減碳的共識，陳威恩也研究出了以科學的方式表現柴燒效果，他改以瓦斯替代大量的木柴，僅使用少量的柴火製作效果，這個研發他正在申請專利中。

陳威恩的陶作強調簡樸之美，這從「簡單的線」系列的名稱就可看出。他在這個系列中，打破拉坯製壺通常以圓呈現的制約，泥塑出線條，使作品多半以線表現面，並以檜木或梢楠木為壺把、壺蓋，營造出柴燒與其他媒材的相合手感。其中火與灰的結合，創造出古樸、粗獷的面貌，灰、黑、焦黃，都是柴燒的遺跡，搭配渾厚多變的木紋肌理壺柄與壺蓋，呈現出壺體多層次的色感與樸雅之大器。此系列中的燈籠型茶壺作品，創意來自古昔元宵節提的燈籠造型，類幾何形狀的壺，懸著ㄇ型的紅銅提樑，莊重、靈靜之氣溢於形外，壺身與茶杯之多層次色彩，每個各顯其彩，各有妙趣、個性，令人驚嘆柴燒奇妙之造色。

柴燒的「窯變」無人能掌握，所有從事陶藝創作者莫不以「中樂透」的心情等待出窯。陳威恩的〈窯變〉為仿日本陶山時期葫蘆的器型，源自氧化鐵的紅漸次分布於壺體一側，另一側則因落灰而生斑駁之肌理，作品既典雅又樸拙，讓陳威恩直呼：這是可遇不可求之作。

出生基督教家庭的他，近期也引《聖經》為創作題材，如〈方舟〉一作即表達出了他的信仰與對生活的看法。而無論題材為何，柴燒的雅樸內蘊已成為陳威恩作品的一貫氣質。





1



2



3



4

• 陳威恩：304新竹縣新豐鄉建興路二段92號

- 1-〈方舟〉將《聖經》故事帶入陶藝。
- 2-「簡單的線」系列中的燈籠型茶壺作品，具有一股莊重、靈靜之氣。
- 3-《窯變》中紅色與落灰的對比，呈現窯變可遇不可求之美。
- 4-此件「簡單的線」系列作品係以「灰切」技術呈現多變的色澤。



把家鄉景色融入創作的陶藝家趙勝傑

Zhao Sheng-jie 趙勝傑

陶藝·臺中縣大雅鄉

及肩的長髮加上天生的娃娃臉，讓許多人以為趙勝傑初出茅廬，殊不知生長在工藝家庭的他，自小練就一身功夫，高中接觸陶藝後，更確定自己終身將與「泥」、「火」相隨一生。

祖父、父親都是木器工匠，製作精細家具外銷日本，趙勝傑從小就得幫忙工作。環境的耳濡目染，使他對工藝產生了興趣，趙家兄弟三人很早就立下人生志向，高中也都進入美工科就讀。高一下學期，趙勝傑接觸陶藝，他發現從泥土到最後形成一個碗，可以靠著自己的雙手，很快地看到成績，既好玩又可與他人分享。16歲的小男生，當下在心中許下「陶藝家」的夢想。

在學校接觸到的雕塑、攝影、陶藝、繪畫、設計等藝術基礎概念與實作課程，為趙勝傑奠定了扎實的根基，同時他也很清楚，走創作必要有突出之處，因此同學忙著野外踏青或參加舞會之際，高二的他就已與老師學習釉藥調配；高三的畢業作，更參加第四十四屆全省美展，並獲入選，可謂光芒早露。

畢業後，在老師的推薦下，趙勝傑進入集集添興窯當學徒，學習柴燒與上釉等技法，兩年後即回故鄉自立門戶，成立「御陶坊」，從創作到行銷一手包。趙勝傑認為，藝術生活化才能廣及大眾，為此，他以百貨公司做為行銷通路，不過百貨公司高額的專櫃租金及管銷成本過高，經營了六年，兩個弟弟先後加入陣營時，趙家兄弟決定撤掉專櫃，將「御陶坊」易名為「趙家窯工藝坊」，三人分工合作，一起打天下。

「風格」是決定一個藝術創作者被發現的重要關鍵。趙勝傑因具有美術科班的底子，所以他的作品經常是雕塑與繪畫的結合。七年前，他整合文化創意產業和地方特產，以大雅鄉出產的小麥意象注入作品，創造在

地的文化風格，營造出了差異化，也塑造了屬於趙家窯的識別。趙勝傑表示，很多臺灣的陶藝原料商都到大陸去了，每次用釉藥時，他都必須和新的原料商重新溝通，最後他想，日本工藝家也都使用當地的陶土，自己何不效法呢？於是他改用大雅的紅土，加上小麥稈製成的灰釉，「臺灣只有大雅生產小麥，我作陶使用的全是家鄉的原料，這就是趙家窯最與眾不同的地方」，趙勝傑很自豪地說。

家鄉是趙勝傑念茲在茲的創作源頭，這點在〈吾鄉九景〉中便表露無遺。創作前，他思索自己的故鄉有何特色，後來決定在九宮格裡放進陶甕、腳踏車、魚、荷花、小麥、麵食、楓葉、大象、飛機九樣家鄉的物品圖像來表示。這九個圖像分別代表了趙家窯、潭雅自行車道、河川復育、荷花田、小麥田、麵食小吃、上楓村的槭樹、公園裡的大象溜滑梯及清泉岡的飛機，每件物品都述說著家鄉的地方故事與該地特色。

〈麥紋系列〉使用大雅的紅土與小麥稈製成的灰釉，紅土燒出黃與咖啡色；灰釉流動著牛乳色澤兼鋪陳出灰燼的餘韻。無論陶爐、杯、茶海、盤、擣鉢等，都刻畫上麥穗，儼然成了趙家窯的logo。提樑為了搭色，特別使用紅銅，並敲打出與壺絕妙的比例，為防止銅的導熱，還於提樑處做貼心的防護與裝飾。整體作品釋放出屬於田園的味道。

自然景物和文化傳統的相融，則是趙勝傑作品的另一個普遍特徵。如〈飛天茶具組〉雖簡筆寫意繪荷，但墨韻清雅，抓住荷花脫俗出塵之逸氣。他並取敦煌壁畫〈飛天〉之姿，轉置於壺把，且倒茶時不掉蓋，巧作頗獲青睞。〈桃花源〉則由趙勝傑與弟弟趙勝湧共創。泥塑出外型後，由趙勝湧操刀鏤雕出幾何圖形，營造出仿如中式建築的窗花。

在〈舊葉新荷〉中，趙勝傑讓荷花住進框內，樺接的原木古樸、簡潔，成一畫框，再運用雕工細膩古董窗花當邊襯，置上歲月痕跡的木塊，這些佈局在在引人注目。手塑的荷葉、蓮蓬、荷包，來自於中興新村夏荷盛開的記憶，逐漸乾枯的荷葉一旁，蓮蓬屹立，更伸展出一枝獨秀的荷包。舊窗櫺的雕飾、有年紀的木頭，即將哭殘的荷葉，意喻老舊、殘破，蓮蓬孕育著新生，含苞的荷是生命的再生，新舊的交融，生命的交替、傳承，讓這件作品有著豐厚的人文意涵。

用複合媒材創作出的〈茶花香〉，則同樣地以家傳的木器工藝加上陶版、繪畫，創作出中國風的時鐘，讓使用者可觀時亦賞鐘，這件作品和其他作品一樣，都顯現出了趙勝傑深入生活細節、發揮工藝美感的絕佳功力。





1



2



3



4

• 趙勝傑：428臺中縣大雅鄉大林路66巷12號

- 1-〈麥紋系列〉使用大雅的紅土與小麥桿製成的灰釉，屬趙家窯特色作品。
- 2-〈吾鄉九景〉把大雅鄉的九種景色，放進九宮格中。
- 3-〈舊葉新荷〉把荷花放進古意盎然的框中，成為一幅立體畫。
- 4-〈飛天茶具組〉取敦煌壁畫之姿，墨韻清雅，表現荷花脫俗之逸氣。